



阿拜之路

木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一)

长篇历史小说



阿拜之路

第一部

阿拜(1)

木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著
哈 拜 高 顺 芳 译

民族出版社

本书根据哈萨克斯坦作家出版社 1989 年第 1 版阿拉木图第 1 次印刷版本翻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拜之路(一) 木合塔尔·阿著; 哈拜, 高顺芳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7

ISBN 7—105—02403—8

I. 阿… II. ①木… ②哈… III. 历史小说: 长篇历史小说—哈萨克族, 中国—当代 N. 1293.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88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总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13.00 元

译者前言

《阿拜之路》是木合塔尔·阿乌埃佐夫（1897—1961）根据哈萨克诗圣阿拜·库南拜（1845—1904）奇特而悲壮的生活道路创作的历史小说。作者的目的是要向世人展示阿拜为振兴哈萨克民族创立的历史功勋，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目中树立阿拜光辉、伟大的形象。这也是所有哈萨克人的共同愿望。

这是一部长达一百四十万字的宏篇巨著。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三百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却没有一张多余的雷同的面孔。可以认为，这是二十世纪哈萨克民族一部真正的诗史，是哈萨克人民的骄傲，是哈萨克文化发展史上又一座耀眼的里程碑。作者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牢牢把握住他的创作目的，生动地描绘了阿拜在他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所表现的胆识和勇气；他向智慧与科学的高峰攀登时的信心和毅力；他带领劳苦大众和旧势力拼搏时的大无为精神；以及他仰之弥高的思想品德。阿拜青年时代的爱情生活，他和莎勒塔娜特、托葛建等开明女性的交往和热恋，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经作者精心刻画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当你阅读小说中《草原的达吉雅娜之歌》（《登上高峰》）时，会为作者独特的构思叫绝，也会随着女主人公艾克丽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吟唱怆然落泪。

《阿拜之路》被誉为哈萨克民族的百科全书。因为作品包揽了哈萨克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但应当说：这是一部完全由文学语言写成的别具一格的百科全书。当你浏览因部落纷争和家族纠葛引发的大规模的械斗时，震天动地的厮杀声仿佛就在你耳边。而哈萨克民间艺人——阿肯们妙趣横生的弹唱，少男少女别具风采的文娱活动，会使你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作者

对草原四季景色和禽猎活动出神入化的描写，将带你穿过繁花似锦、牛羊肥壮的千里牧场，走向奇异的冰雪世界。这些瑰丽多彩的文字和任何民族的大手笔比较都不会显得逊色。

小说作者木合塔尔是哈萨克斯坦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阿拜学的倡议人和奠基者。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还有歌剧、文学史稿、研究文章、译著及各类随笔。有二十卷本的全集传世。这四卷本的《阿拜之路》是木合塔尔的代表作；是他的创作生涯处于顶峰时的产品；也是他走向成功的主要标志。正是这部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长篇巨著使他享誉世界，跻身于当代名作家的行列，成为哈萨克民族中继阿拜之后的文化巨人。

《阿拜之路》的第一部上下卷分别于1942、1947年出版。初版时书名为《阿拜》，曾获得前苏联国家最高文学奖。第二部上下卷是1952和1956年出版的。全书出版后于1959年获列宁文学奖。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中享有这种荣誉的人屈指可数。笔者从1995年出版的《阿拜百科辞典》中获悉，《阿拜之路》已被译成116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撰文褒奖这部小说的名作家近百人。其中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前苏联的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吉洪诺夫、西蒙诺夫及艾特马托夫等人。路易·阿拉贡说：“我认为，具有史诗规模的《阿拜之路》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他引导读者穿越梦幻与理想的美妙境界，诱发人们深沉的思考。说这部小说只是苏维埃文学的上乘作品还不够，因为在其它国家也难找到能和它媲美的作品。”（译自哈萨克文《荟萃》第十三期）。

在我国哈萨克族的文艺爱好者中有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有人把它称作“哈萨克的红楼梦”。这主要指两部作品的普及性，以及在各自文学史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但读者也不难发现两部作品情节的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当你读到青年阿拜在梦中遇到初恋的

情人托葛建，醒来后循歌声去寻找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情景。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肯定，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可比性。如果说《红楼梦》是封建大家族的兴衰史，那么可以认为《阿拜之路》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写下的严正的判决书。

《阿拜之路》过去未能译成中文未免令人惋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译苑的这片空白辩解。

1958年我国文艺界前辈茅盾、周扬、巴金曾率领作家代表团出席塔什干亚非作家代表会议。我国哈萨克诗人库尔班阿里也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当时还健在的木合塔尔向库尔班阿里表示：“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一眼《阿拜之路》的汉文译本！”塔什干会议已过去三十多年，作者也带着几分遗憾于1961年离开人世！

我们是具有五千多年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读者群。我们的民族大家庭也有哈萨克民族。我们竟也延误了本不该延误的重大工程。作者在天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1989年笔者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许多朋友建议笔者将《阿拜之路》由哈萨克文直接译成汉文，以飨数亿汉文读者。阿拜基金会主席哈菲孜·玛塔耶夫特地派专人、专车带领笔者访问了阿拜的故乡。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吉迭拜山庄，在阿拜初遇艾克丽姆的草坪以及阿拜的墓地等文化遗址巡礼，并追踪小说中次第出现的景物，纵览了主人公当年骑马穿行的牧道、山峦、河流及四季牧场。哈菲孜·玛塔耶夫的安排，无疑是对笔者的支持和鼓励。笔者虽感力不从心，但为了答谢邻邦友人的诚意，也为了告慰作者的在天之灵，使我国读者早日拜读这部世界名著，贸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你手头的《阿拜之路》第一部，正是笔者长达四年笔耕的结果。但愿它能如实表达原著的内容，再现原著的风格，使读者尽可能地领略这部名著的艺术魅力。

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国内外有关单位及友人的协助。翻译需用的图书资料及工具书是由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阿班·乌玛若夫提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布勒同志、民族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自始至终在关心本书的出版。这里诚恳地向他们表示谢意。

哈 拜

1994 年秋于北京

目 录

一、归家	(1)
二、在重围中	(66)
三、在途中	(102)
四、在莽原密林里	(156)
五、跨越高冈	(210)
六、攀 登	(269)
七、在险峰	(325)

一、归 家

(一)

今天是年轻学生阿拜归途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他憋足了劲儿，想着太阳一露面便骑马离开山庄，继续赶路，天刚蒙蒙亮就迫不及待地叫醒了到县城来接他回家的白塔斯。

小学生骑着一匹吊好了膘的五岁黄膘马，只顾赶路，整天没有下马。不时把两位同伴抛在身后。当路过阔克玉日木、布拉提干、塔克尔布拉克等他所熟悉的牧营地时还要纵马急驰一程。

被甩在后边的白塔斯和能人居玛拜直叨叨：

“这孩子回阿吾勒^① 这么心急！”

“这可怜的孩子大概一冬天太想家了！”

小学生离他们太远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催催胯下的坐骑，于是这两匹马一颠一颠地跑着赶上去。能人居玛拜胯下夹着一根黑色大头棒。白塔斯也带着一根特制的桦木长棍。走到塔克尔布拉克的时候，白塔斯两人想制止小孩子独自往前跑：

“再不要离我们太远！耶山木拜那条沟你是知道的……那里有强盗……。”

“他们早就盯住我们了！只要他们头头儿说一句‘就单独一个人，还挺神气的。快去把他的马夺过来！’他们在你头顶戳一下，就可以抢走你坐下的五岁跑马。”居玛拜说。

^① 阿吾勒：哈萨克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一般由血缘关系较密切的十几户组成。（见《哈萨克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现泛指农牧区村落和转场中的流动居民点。

“那你们呢？就眼睁睁地把我送给他们？”

“噢依巴嘞^①！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就俩人……”

“他们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帮。这耶山木拜山沟里经常有强盗出没。除非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部落的人安全放过，不然是个危险地带。”居玛拜存心吓唬他。

这一下可把小学生惹急了：

“反正你们也没什么能耐，跟你们一块儿走和单独走有啥区别？好吧，我先走了！”说着一扬鞭跑了。这时候他们刚刚走过塔克尔布拉克。

孩子在不停地策马急驰，直到方才认为危险地带的耶山木拜也不曾回头望一眼。一经逃出同伴的视野，他的马一刻也不曾减缓速度。

这一带的路全是一道道山梁。牧民们向青格斯和夏牧场转移后，这里就像现在这样看不到人烟，只有几户人家从远处看守着这条牧道。这儿有几条贼匪深藏的山沟和峡谷。正是在这里，强盗会突然出现在行人眼前拦住去路，或者从侧面猛扑过来，拦腰抱住行人。

头两天大人们总是慢腾腾地赶路，孩子完全失去了耐性。今天，在将要到达阿吾勒的这一天，他由于想出了办法迫使大人们尽快赶路，感到很惬意。他决定整天这样跑下去。

“小孩子一般都胆小。他这简直是不懂事，我的主啊！”白塔斯直摇头，他觉得这不可思议。

居玛拜也感到无可奈何：

“完全像他爸爸！……他经常自称狼崽子^②！……算了，说啥也不要落在后边。来，白塔斯！”说完一松缰绳赛马般地疾驰而去。

① 噢依巴嘞：相当于“哎哟”。

② 狼崽子：有“好汉之子”，“虎子”的含意。

白塔斯骑的是库南拜的黑鬃灰黄马。这是一匹能在竞赛中获胜的快马。居玛拜骑的也是库南拜专用的坐骑，名叫乃曼青，是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一赛起马来，两人便不由得较上了劲，不停地磕马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刚冲下一道山梁，又朝着另一道山梁向上冲去。在这一段上坡路上灰黄马始终领先四五步。可奔上山梁也没看见孩子。他们还要接着比赛，比出高低。正待向下冲去时，能人居玛拜听到左后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这里正对着耶山木拜高峰，而且是耶山木拜深沟。

“哎，卡普鲁^①！正是从那里来的盗匪。捉走孩子后在盯着我们！”居玛拜不停地用脚跟磕雪青马。惊慌地歪过头斜着瞥了一眼。

“闭眼，快闭上！”仿佛是勾魂的恶魔直冲过来。马和马背上的人都无法辨认。显然是怕被识破，特意用布裹住了脸。这是本地土匪白天活动时的习惯。

白塔斯一声不吭，只顾策马奔逃。看来居玛拜是注定要被截住了。

不管怎样，现在保命要紧——居玛拜伸手抽胯下的大头棒。却有些胆怯：“哎，那家伙也会照准我的脖子给我一棒！”

不出居玛拜所料，还没等他把大头棒抽出来，来人已挨到身边，把他厚实的黑皮帽往下一拉，蒙住他的眼，顺手来夺他手中的大头棒。居玛拜甚至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扶一下帽子；既不敢争抢，又无法逃脱。正在这时，那人乘他惊慌失措轻易地夺走了大头棒。

雪青马仿佛被什么拦住停了下来，居玛拜勉强挺直身子，把帽子向后推了一下。这才看清楚，夺走大头棒、此刻横在马前笑得直不起腰的原来正是自称“库南拜的狼崽子”的阿拜。

居玛拜因自己方才表现得懦弱而感到羞愧。他带着气愤的语

^① 卡普鲁：穆斯林对异教徒的憎称。

调说：

“喂，孩子，这地方是贼窝子，你开这种玩笑，为这种邪事引头是怎么啦？”

白塔斯也笑着赶来。

阿拜因为自己吓住了大人而感到惬意，他心里明白居玛拜为什么生气，略带棕色的脸变红了。他低下头难为情地笑起来，用手把头上反着的圆皮帽再翻过来。他方才完全像劫路的惯匪一样，反穿袷袂^①，反戴着圆皮帽，用红布裹住了嘴脸。追赶居玛拜时也是像惯匪那样，怕对方辨出自己的声音，带着鼻音说话的。白塔斯也许害怕了，也许没怕，但未表露出来。他老远就看出居玛拜生气，才得意洋洋地笑着折回来：

“五岁黄骠马的白额顶也用泥糊住了，瞧他这能耐！”

居玛拜这才发现，五岁马额前的白星点被孩子用泥浆盖住了。居玛拜也非等闲之辈。他不希望自己总被人取笑，想把方才的事当成玩笑，便改用诙谐的语气说：

“噢，太像你父亲了！克烈、瓦克一直在叫嚷‘托布克特^②贼，托布克特贼！’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学会了做贼，克烈和瓦克怎么能不叫嚷！……”说着他自己也笑了。

阿拜并不确切知道居玛拜这次是因什么差事到县城的。但从他对白塔斯讲的一句话里可以听出，是因为库南拜交办的一件事到县城的。阿拜早已察觉，居玛拜颇受库南拜器重。如果居玛拜生他的气或对他不满意，肯定要到他父亲那里告状的。

想到这里，当两匹马靠近时，阿拜敛住笑容：

① 袷袂：长棉大长。

② 克烈、瓦克、托布克特均为部落名称。托布克特为阿拜所属部落。

“路太远，我想提提神，开了个玩笑，请多宽恕，居玛克^①！”此刻显得格外憨厚，彬彬有礼。

居玛拜满意地瞅了瞅他，没有作声。白塔斯已经把他当同龄人看待了，他接过话茬：

“‘请多宽恕！’好样的！你这话多像我那两行歌词：搬家时用黄骆驼运行装，见到奥衣克大姐真不知该怎么讲？！”

阿拜不太懂这两句歌词的含意。

“白塔斯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奥衣克大姐是指谁？”

“你不知道奥衣克大姐？怎么会呢？！”

“我说呐！”

“告诉你吧，奥衣克大姐正是我老婆。去年我不是玩了一个夏天么？到处游逛，和年轻姑娘、媳妇们在一起弹唱跳舞。正玩得开心时，回家的时候也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见老婆，该怎么对她讲。当时为了让她先消消气，在我回阿吾勒前一两天就让朋友们先传出了‘见到奥衣克大姐真不知该怎么讲’这首歌。这件事现在却变成趣闻了。”

阿拜和居玛拜这一大一小兴致勃勃地听着白塔斯讲述，并怀着敬慕的心情，欣赏着这位能吟善唱的美男子的风采。阿拜眼前似乎清晰地浮现出那位叫做奥衣克的嫂嫂，以及白塔斯去年夏天结识的那些爱唱爱玩的同伴的形象。惯于认真、仔细聆听别人讲述故事的阿拜，虽然和白塔斯算不上至交，也不常在一起攀谈，却感到他方才所讲的颇有趣味，想了解事情的结局。阿拜看到白塔斯像同龄人似的和自己开玩笑，便纠缠着问：

“白塔斯哥，那你是怎么向奥衣克大姐讲的？……”

^① 居玛克：居玛拜的昵称。哈语多用人名音变表示尊称和昵称。如称库南拜为库涅肯，库南渐；称阿拜为阿拜渐；白达勒为白达希等。在本书中这种情况很多，不再一一加注。

白塔斯笑了。他这才用大人的目光望着阿拜：“有什么好讲的呢？可怜的女人哪能经得住我在远方用歌声向她倾诉？我一回到家她就迎上来，亲自给我拴马。”他说完狡黠地望着居玛拜翘了翘下巴。

阿拜没有吭声。他明白了——“原来是欺骗！”

当人们说话时乃曼青改变了步法，逐渐放慢了速度。

孩子心里急着回家，方才那股劲儿又上来了，于是又催动坐骑跑开了。

“哎，别这样，孩子！会把马累坏的！”

“一个人跑在前面，会叫盗贼劫去！”——两位同伴依然想制止他。

可是好容易离开城市，离开沉闷的经文学校，急着赶到阿吾勒回家的学生并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对于阿拜，别说大人们所害怕的耶山木拜山沟，就是山沟里的盗贼都不显得那么陌生和可怕。即便是贼，也是本部落里和自己一样的哈萨克。至多是他们的衣服、鞍具破旧些，手里握着长棍。有关这类盗贼的故事阿拜听过很多。甚至听说过江洋大盗——部落中大人们亲口讲的这些他都牢牢地记着。他心里倒是有一种宿愿——和这些人邂逅相遇，亲眼看看他们是如何拦劫行人的。

至于“有卡拉吾勒险峰，又有深涧阴沟”的耶山木拜、乃扎塔斯都是阿拜自己阿吾勒最有名的转场营地。每年春秋两季库南拜的阿吾勒都要住在这里，让牲畜在春秋牧场上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再离开。前面山腰下的一条条深沟、挤马奶的草坪、架设毡房的草滩，还有牧放羊群的草地——这一切对阿拜都显得那么熟悉和亲切。去年秋末剪羊毛时，也正是从耶山木拜这里动身去学

校念书的。当时一同骑马驹、玩羊拐^①的小朋友们曾在这里赛跑、玩耍。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热闹的牧营地。整个冬天，每当想念阿吾勒和亲人时，阿拜难以忘怀的日子都是在耶山木拜这里度过的。

现在无论怎样讲“这里有贼，是可怕的危险地带”，都无法使阿拜相信。那连绵不断的山峦、绿茵茵的牧营地，还有长满野燕麦的诱人的草地都忽明忽暗地呈现在远方。阿拜怀着迟暮归来的游子的恋情和欣慰环视着周围的广阔世界，尤其是他生长的这一带草原和起伏的山冈。他的爱，他的思念是如此执著和深沉。绿色的风，一阵阵有节奏地吹拂着，更使人陶醉！长满野燕麦和羽茅草的辽阔的原野，随着轻风掀起一层层涟漪，……不，不是原野，是绿色的海洋，多么迷人！阿拜贪婪地、一声不响地，久久凝视着这里的景物。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带当作神秘、可怕的土地。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展开双臂尽情地拥抱它们，亲吻它们。他用柔和的目光抚摸着这里的一切，似乎在说：“我想念你，即使别人说你不好，即使你怀中真的藏有盗贼，依然是我可爱的家乡！”

阿拜又放松了缰绳。他的马越走越远。终于跑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已无法制止他了。

“总跟在后边蹒跚，像跟着少校的听差，要颠簸到几时？”白塔斯转向居玛拜，“来，居玛克，与其这样受罪，我们也放开马的缰绳！”白塔斯的黑鬃灰黄马一扬蹄跑了。居玛拜不得不跟上。

没有过多久，阿拜拽住了缰绳，等他们赶到后，三个人又开始了长距离的赛马。

三位骑手从早晨离开山庄一直不停地在赶路，三匹马已被汗水湿透，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库南拜在阔力开那尔的阿吾勒。——

^① 羊拐：即羊拐骨。击羊拐是牧区儿童的一种普遍游戏，有的孩子把羊拐染成红、绿色。

阿拜的母亲乌丽渐正住在这里。

阔力开那尔虽然有一处水量不小的清泉，但地方狭小。牧人们向夏牧场转移时，只有三四个沿山坡翻越青格斯的阿吾勒住在这里。

这些都称作“库南拜阿吾勒”，这里包括他自己的和近亲的各个阿吾勒。

傍晚，阿吾勒沿小溪支起的密集的毡房，还有拉得长长的畜群和来回走动的人，仿佛都交织在一起，汇成熙熙攘攘的一片。灶坑里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在空中卷作一团，像青蓝色的暮霭，慢慢散去。远处传来的犬吠声、牧人的吆喝声，还有母羊和幼羔的咩咩声连成一片。马群涌向溪边饮水时的跑动声、随马蹄扬起的尘土，还有间或被卸去鞍辔奔向母畜的种马的嘶鸣声——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展示这些阿吾勒傍晚的生活气息。这也是萦绕在阿拜心中的画面。此刻他的心像跳蹦的马驹般畅快和自在。他们一行三人向靠近河岸的阿吾勒走来。这里，在密集的毡房群正中有五顶又白又高的毡房——这是阿拜的母亲乌丽渐和庶母艾格孜的阿吾勒。

阿吾勒的人们很快看到三位骑马的人绕过边缘的毡房，穿过朝西方慢慢驱赶的晚牧的羯羊群，向大毡房走来。最先看见他们的是在棚圈正中挤羊奶的妇女们。她们有的围着围裙，有的把衣襟掖在腰带上，手里提着奶桶望着行人：

“是城里人，是城里人来了！”

“那个是阿拜，是阿拜，多可爱呀！我去告诉他妈吧！”一位年长的说。

“就是他；是铁勒卡拉^①……哎哟，这……是铁勒卡拉！快告

① 铁勒卡拉：阿拜的昵称。“铁勒”指阿拜是由乌丽渐、艾格孜两位母亲的奶喂大的；“卡拉”指阿拜襁褓时肤色发黑。

诉他妈吧！”一位年轻的说着向大毡房跑去。

一心牵挂着孩子的乌丽渐，从白塔斯离开以后就在计算着他们回来的日程。她也估计今天该到达。乌丽渐夫人刚过四十岁，橘黄色的脸已显得发胖。方才外面所讲的话她都听到了。她把这些全都告诉了坐在毡房上首的婆婆泽列，并扶着她一同走出毡房。

耳朵早已发背的泽列最疼爱的孙子正是阿拜。她总是惦记着这位孙子，不断地为他祈祷和祝福。

在大毡房和靠东架设的客房之间的空地上有许多人正在等候这三位骑手的到来。除阿拜的母亲和奶奶以外，有他婶婶、左邻右舍的妇女、几个在屋外走动的老人。另外还有从各个毡房跑来的整个阿吾勒的孩子们。许多成年人也从四面八方大声谈笑着向这里的人群走来。

阿拜的马走在两位同伴的前面，率先跑到人群前。阿拜刚下鞍座已有人牵走他的马。阿拜从人群中最先看到他母亲并径直向她走来。母亲却老远朝着他：

“哎，好孩子，你父亲在那边……先去向他问好！”

阿拜猛地转过头，这才看到父亲库南拜正站在客房外面。旁边还有另外两三个人。这处境不免使他窘迫。但他理解母亲如此郑重的用意，便赶忙转向父亲。白塔斯和能人居玛拜也老远跳下鞍座，牵着马向库南拜走来。但躯体高大、脸色发青、胡须已灰白的库南拜此刻并没有用他的独眼望着他们。原来西边正有四五位骑马的人向这里走来。走在后边的像是从克得尔出发的。全是些大个头的。也许都是部落头人。这可能是库南拜特意邀请的人。他正在凝望着他们。

白塔斯和居玛拜走近库南拜时，阿拜也恰好赶到。三个人同时向库南拜问好。库南拜立即转身作了回答并表示并简短的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他没有离开站立的位置，也没有把孩子叫到跟前。只是向阿拜注视了片刻：